

# 少年维特之烦恼 兼和力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 少年维特之烦恼·亲合力

[德] 歌德/著  
周 静/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第三辑) /歌德等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10

ISBN 7 - 5387 - 1486 - 3

I . 世… II . 歌… III . 长篇小说 - 德国 - 近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9176 号

##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第三辑

### 少年维特之烦恼·亲和力

---

作 者：〔德〕歌德

责任编辑：叶天洪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河北省唐山市兴卫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32 开

字 数：293 千字

印 张：12

版 次：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

书 号：ISBN 7 - 5387 - 1486 - 3/I·1401

定 价：270 元 (全 17 册) 每册 18 元

## 目 次

少年维特之烦恼.....	(1)
亲合力.....	(137)

# 少年维特之烦恼

有关可怜的维特的逸事，凡是我能够搜集到的。我都尽心尽力地加以整理，现在提供给诸位，并且相信诸位会感激我的。你们不会不赞赏和喜爱他的才智与性格，也不会不为他的命运流泪。

你呀，心灵善良的人呀，如果你同他一样感到痛苦压抑，你自会从他的痛苦中汲取安慰，如果由于命运或者你自己的过失，你未能找到知己，你自会把这本小书当作你的良友。



# 第一卷

1771年5月4日

我走了，我真快活！挚友啊，人心多难捉摸！我那么爱你，一度和你形影不离，如今离你而去，竟然觉得快活！我知道，你会原谅我的。我同他人的交际，难道不都是命运为扰乱像我这样的心灵而搜寻来的吗？可怜的莱奥诺蕾！但是，我并无过失。她的妹妹，姿色不凡，别具魅力，与之交往，愉悦我心，可是，她那颗可怜的心里偏偏产生了对我的恋情，这难道能怪我吗？然而，我当真毫无过失吗？难道我不曾维持她的感情？难道我不曾因她那天性的真实流露——这原本并不可笑，却常常引我们发笑——而暗自高兴吗？难道我不曾——唉！一味自责，这是什么作风呀！我一定要，亲爱的朋友，我一定要改正，我向你保证，一定不再像以前那样反复咀嚼命运给我们安排的小灾小祸；我一定要享受这眼前的生活，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好友呀，你的话有理，世人倘若不再固执地调动想像力以召唤对恼人往事的回忆，而是忍受这无意义的当前，世人肯定会少受些苦。——可是，世人为何生来就爱如此，这只有天知道。

请费心转告家母，她的事情我自会尽心办妥，不久便会向她禀报有关消息。我已经同姑妈交谈过，我们那边的



人认为她是个恶妇刁婆，然而，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她精神饱满，性急易怒，却是个好心肠的女人。我告诉她，那份遗产至今未分，家母颇多怨言；她向我陈述了理由与原因，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她准备交出遗产，而且比我们所要求得到的还多……总之，我此刻不想谈此事，请转禀家母，一切都会料理妥当。亲爱的朋友，我在办理这件区区小事的同时又发现，人世间误解与怠惰或许比较诈与恶意更加误人误事。至少后两者肯定罕见。

还有，我在此地颇感自在。在这个乐园般的地方，孤寂正是医治我心灵的珍贵良药。阳春时节，昌盛丰盈，温暖我这颗常因寒冷而战栗的心。每棵树，每道树篱，都是一束鲜花，谁个不愿变作金龟子，飘浮在这芳香的海洋里，寻觅一切必需的养料呢！

市镇本身令人生厌，与此相反，周围大自然之美却难以言传。已故的封·M伯爵因此动心，在其中的一座小山丘上修筑花园；这座座山丘，千姿百态，纵横交错，构成一个个秀丽山谷。那座花园则可用一个“简”字来形容。跨进园门便能觉出，设计蓝图的不是专业园艺师，而是有意在此独享孤寂的一颗善于感受的心。在浓荫覆盖、灌木环绕的园亭里，我情不自禁地挥泪追思已故主人；这座亭子曾经是他心爱的处所，现今也成了我流连忘返的处所。过不多久我将成为这座花园的主人；在这短短数日内，园丁已经对我颇多好感，今后我自然也不会亏待他。

5月10日

有一种奇妙的欢畅<sup>①</sup> 填满我的整个心灵，宛如我正一心一意享受着的这甜蜜春晨。我独自一人，我在此地的

① 当时认为，古希腊人生性“欢畅”，现代人难得有此心境。



生活使我高兴，这个地方是专为像我这样的心灵创造的。我的好友，我如此幸福，完完全全地沉浸在这宁静独处的感受中，竟连我的技艺也无法施展了。眼下我失去了绘画的能力，一笔也画不出来，然而，此时此刻我却是个达到了比以往更高境界的画家。环抱我的可爱山谷雾气蒸腾，天上红日滞留在我的森林的表层，照不透它的浓荫，只有几道光线偷偷潜入表层下的圣地，这时，我躺在淙淙流泻的小溪旁高高的草丛中，更贴近地观察泥土中千差万别的小草，我的心更贴近地感觉到草茎间小世界的熙熙攘攘，还有小蚊子和小虫子千千万万难言其妙的形状，这时，我感觉到全能的神<sup>①</sup>就在我的面前，是他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我感觉到了博爱的神的气息，是他承担并维持着我们，让我们飘浮在永恒的喜悦中；我的朋友啊！接着，我眼前一片朦胧，我周围的世界和天宇，像一位情人的倩影，完整地寓居在我的心灵中——这时，我常常渴望着，想着：唉，但愿你能再现如此完整、如此温热地活在你心中的一切！但愿你能吐一口气把这一切嘘到画纸上，使画纸变成你的心灵的镜子，就像你的心灵是永恒的神的镜子！——我的朋友啊！——我若这样做，必遭毁灭，这种种现象，恢宏壮观，其威力我哪里敌得过呀！

5月12日

我不知道是否有以假乱真的精灵飘浮在这一带，也不知道是否有暖人的天国想像寓于我心。出城不远处有一口泉水井，我像人鱼美露沁及其姐妹被魔法禁锢在那井边。——下了一座小山，你就来到一道拱门前，再朝下走

① 《圣经》中译本（官话本）原先把 der Gott 译作“上帝”，现又改作“神”，以免把基督教的“神”的概念误解为“天上的皇帝”。



二十级石阶，便见到一泓清泉从大理石岩缝间涌出。上方砌有矮墙，构成井栏；空场四周，大树参天，浓荫覆盖；此处阴森森的，凉气袭人，既诱人入幽，又令人心悸。没有一日我不在那里待上一个钟头。姑娘们从城里来此取水，这是最平常的工作，又是最必需的，古时候，国王的女儿们都亲自动手做。我坐在那里时，总会想起族长制时代，古代风貌历历在目，栩栩如生：众多的祖先在井边结识交往，相亲联姻，水井与清泉四周，飘浮着善良的精灵。是啊，谁若不能像我似的感受，谁必定在炎炎夏日艰辛跋涉后从未借泉水井的清凉一爽身心。

5月13日

你问，要不要给我寄书来？——亲爱的，求你千万别用书籍来打扰我！我不再要别人来指导、鼓舞和激励，我这颗心本身就够喧闹的了；我需要摇篮曲，我在荷马<sup>①</sup>那里找到了不少。我经常哼唱着催我躁动的热血入眠，你自然从未见过别人的心会如此起伏，如此不宁，就像我这颗心似的。亲爱的，这还用我来告诉你吗？你不是多次忧心忡忡地目睹我由苦闷转为放浪，由甜蜜的忧郁转为有害的激情吗？我则把这颗心当成有病的孩子对待，百依百顺。此话莫与外人道，会有人因此责备我的。

6

5月15日

当地普通老百姓都已经认识我并且喜欢我，尤其是孩子们。起初，我同他们接触，友善地向他们询问种种情况，有些人以为我要取笑他们，便十分粗鲁地敷衍几句了

<sup>①</sup> 指古希腊盲诗人荷马（前8世纪左右）的长篇叙事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事。我并没有因此而恼怒；我仅仅亲自体验到了以前我经常注意到的问题：出身于中上层的人，一直态度冷淡地疏远普通老百姓，似乎一接近就会有失身份；再就是那些轻浮子弟和爱闹恶作剧的不良分子，他们以恩赐的态度去接近贫苦百姓，反倒使后者更加明显地感觉到他们的傲慢。

我知道，我与他们不一样，也不可能一样；但是我却认为，那些以为有必要疏远卑贱者以维护自己尊严的人，同那些因为怕吃败仗而躲避敌人的胆小鬼一样可耻。

新近我又去井边，见到一个年轻女仆，她把水罐放在最下一级石阶上，正环顾四周，看有无女伴来帮她把水罐放到她的头顶上去。我走下石阶，看着她。“姑娘，要我帮忙吗？”我说。——她的脸顿时涨得通红通红。——“呵，不用，先生！”她说。——“不必客气！”——她这才扶正头上的垫圈，我便帮她把水罐放到头顶上。她道了声谢，向山上走去。

5月17日

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但可以深交的还没有找到一个。我不知道自己身上究竟有什么吸引人的特点；那么多人喜欢我，都来亲近我；可是，我们只能一同走很短的一段路程，这使我难过。倘若你问这里的人是怎么样的，我只好这样回答你：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一样！因为人类到处都一样。多数人为了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剩下的那一点点自由时间，偏偏使他们心生疑虑，于是他们就想方设法不让自己有片刻的自由。呵，人类的命运哪！

话又说回来，此地的人相当不错！我有时忘记自我，有时与他们共享还留存给人类的欢乐，或围坐在丰盛筵席旁谈笑风生，开诚布公，互不猜疑，或适时地结伴郊游，举行舞会，如此等等，都对我产生了很好的作用；然而我



又突然想起还有那么多别的力量蛰伏在我心中，全部未被使用，正在发霉，而我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它们隐藏起来。唉，一想到这些，就会把我的整颗心挤压得如此狭窄。——没错！被人误解，正是我们这种人的命运。

唉，我年轻时的女友去世了！唉，我曾同她萍水相逢！——我宁愿这样说：你真是个傻瓜！你寻找着人世间找不到的东西！不过，我确实曾经有过她，我曾经感觉到她的心，她的伟大心灵，面对这心灵，我仿佛比以往的我增添了许多成分，我能够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便是这样的人了。善良的神哪！我的心灵之力有哪一种未被利用呢？面对她的心灵，我能不把我的心拥抱大自然时怀有的全部奇妙感情一展无遗吗？我们的交往难道不正是最细腻的感觉、最敏锐的机智——它的种种变体，直至调皮刁顽，但全都标有天才的印记——的永恒交织吗？而眼下呢？——唉，她只比我年长几岁，不料这几岁却使她比我先期进入坟墓。我永远不会忘记她，永远不会忘记她的永久意义和她的天神般的忍受力。

数日前，同青年 V 见面，他相貌英俊，心直口快。他刚结束大学学业，虽不高傲自大，却相信自己知道的事情要比别人多。我多方面觉察到，他很勤奋，简而言之，他的知识面很广。他听说我作了不少画，又会希腊文（这在当地是两件稀罕事），便来见我，炫耀他的知识广博，从巴托<sup>①</sup>谈到伍德<sup>②</sup>，从德皮勒<sup>③</sup>谈到温克尔曼<sup>④</sup>，还告

① 巴托（1713—1780），法国美学家。

② 伍德（1716—1771），英国的荷马研究者。

③ 德皮勒（1635—1709），法国画家。

④ 温克尔曼（1717—1768），德国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



诉我，他已通读过苏尔策<sup>①</sup> 理论的第一卷，并藏有海纳<sup>②</sup> 论古希腊罗马研究的一份手稿。我只得在一旁洗耳恭听了。

我还结识了一位规矩人，侯爵府的司法官，他为人坦率、诚恳。听人说，看到他和他的几个儿女在一起，便会感受到一种人间欢乐；大家尤其称赞他的大女儿。他邀请我去他府上，近日内我将登门造访。他住在侯爵的一座猎庄上，离此地一个半小时路程。他的妻子去世后，他获准迁居彼处；继续居住在城里和他的官府里，会触景生情，使他心里难受。

此外，我还遇到过几个滑稽可笑的宝贝，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令人憎恶，当他们表示友好情谊时，尤其让人无法容忍。

祝你平安！这封信完完全全是纪实性的，必定合你的口味。

5月22日

人生只是一场梦，有些人早已由此感受，这一感受也一直萦回在我心间。我看到了界限，人的活动能力和研究能力都被封闭在这界限之内。我看到所有的效力都流于满足种种需求，这些需求又仅仅为了延长我们可怜的生存，此外再无别的目的。我继而看到，探索研究的某些要点对人产生的镇静作用，无非让人做着美梦而知命忍从罢了，好比一个人在四壁画上彩色形象和光明前景，而他恰恰是被囚禁在这四壁之间。——威廉，凡此种种都使我哑然无语。我返回自身中，找到了一个世界！不是在活力而是在

① 苏尔策（1720—1779），德国美学家，著有《美的艺术通论》。

② 海纳（1729—1812），德国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



朦胧的欲求中找到的，它不能被表现只能被预感。因此，一切都在我的感官前模糊地浮游，于是，我在迷梦中继续朝这个世界微笑。

儿童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想要这样或那样，关于这一点，有学问的校长和教师看法都一致；但是，成年人也同儿童一样，昏头昏脑地在这个世界上到处乱闯，同儿童一样并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同样不是朝着真实的目标行动，同样受饼干、蛋糕和桦树鞭子的统治：这一点，谁都不愿相信，但是，依我看，这是一目了然的事实。

我知道你听后会对我说些什么，所以我乐于坦白告诉你，最幸福的人乃是像儿童一般无忧无虑过日子的人，拖着他们的玩偶满处跑，脱掉玩偶的衣服又给穿上，妈妈把白糖面包锁进抽屉，他们便怀着莫大的敬意蹑手蹑脚地围着抽屉转，当他们终于把想要的东西拿到手时，就大口大口地吃，嘴里塞得满满的，一边嚷着：“还要！”——这是幸福的造物<sup>①</sup>。那种人也是幸福的，他们给自己毫无价值的活动或者种种激情都加上堂而皇之的名目，还提请人类注意，此乃造就人类的幸福与康乐的壮举。——愿这种人得到幸福吧！但是，谁自己不存有过奢的要求并且看到这一切会有什么结果，看到每个康乐市民如何安分守己地善于把自家的小花园布置成天上乐园，看到即使是肩负重担的不幸者又如何毫不犹豫地继续气喘吁吁地走他的路，看到大家同样关心的是把见到太阳光的时间再延长一分钟——是啊，谁看到这些谁就会心地宁静，并且也用他自身来构筑一个世界，他也是幸福的，因为他是一个人。这样

<sup>①</sup> 指“人”。《圣经》称，神创造了天地万物以及人。这里讲人是“造物”，但也有创造力。



一来，尽管他被限制在狭小天地里，但他心中始终保存着甜蜜的自由感，他什么时候想要离开这个牢房，他就能做到。

5月26日

你早就了解我的居住方式，即在一个幽静的地点盖一座小屋，住下来，一切设备从简。我在此地也碰巧找到一处吸引我的地方。

离城大约一小时路程，有一处，他们叫它瓦尔海姆<sup>①</sup>山丘旁的地势颇有意思，沿山丘上的小道往村子走去，整个山谷便一览无遗。一位好心的女店主，殷勤好客，就她的年岁而论还很精神，她端来葡萄酒、啤酒和咖啡；锦上添花的是两棵菩提树，繁枝远伸，遮蔽着教堂前的小空场，空场四周是农舍、谷仓和场院。能找到如此清静、宜人的地点，是很难得的，我让人把桌椅从旅店搬到空场上，在那里喝咖啡，读我的荷马。一个晴朗的下午，我无意之中头一回到这两棵菩提树下，发现这个地点如此幽静。村民全都下地去了，只有一个大约四岁的男孩坐在地上，另一个大约半岁的孩子坐在他的双脚之间，靠在他的胸口，他用双臂搂住这幼儿，自己变成这幼儿的圈手椅。他那对黑眼珠溜来溜去，环视四周，透出一股活劲儿，人却纹丝不动地端坐着。此情此景，使我心生快感。我坐到对面的一个犁头上，画下这兄弟俩的神态，真可谓其乐无穷。我添上近处的篱笆、一道谷仓门和几个断裂的车轮，一概按照原物的前后位置。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发现，一幅布局恰当、趣味盎然的图画已经完成，丝毫没有

<sup>①</sup> 读者不必费心去寻找这个地点；更改原稿中的真实名称实属必要。——原注



掺进我本人的意图。这增强了我的决心，今后惟独以自然为本。惟独自然无限丰富，惟独自然造就大艺术家。为了说明绘画规则的用处，你可以讲出许多道理来，正如为了称赞市民社会，你也可以讲出同样多的道理，一个按照规则培养出来的人，决不会创作出趣味低下和拙劣的作品，正如一个在富裕的法制社会中塑造出来的人，决不会是一个让人不堪忍受的邻居，也决不会是一个古怪的恶人；与此相反，所有的规则——别人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偏偏破坏了对自然的真实感受以及对自然的真实表现！你会说：“这样讲太过分！规则仅仅立下界限，剪去过于繁茂的枝蔓！”如此等等。——好友啊，要我给你打个比方吗？这情况同恋爱相仿。一个青年倾心于一位姑娘，在她身边度过白昼的全部时光，花费了他的全部精力和他的全部财产，仅仅为了每一瞬间都向她表达他如何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她。假如这时来了一个庸人，一名在某个政府部门任职的男子，他对那青年说：“可敬的年轻先生！恋爱乃人之常情，只不过你恋爱时也得合乎人之常理！分配一下你的时间吧！一部分用于工作，休息时间可以奉献给你的那位姑娘。计算一下你的财产吧！扣除生活必需后还剩下多少，用这余款你可以买礼物送她，对此我毫无异议，只不过礼不要送得太频，譬如逢到生日、命名日等等送一送也就可以啦！”——假如这位青年照此办理，世上就多了一个有用的人，我本人愿向任何一位君主提议，封他个一官半职；只可惜他的爱情也就完了，倘若他是个艺术家，他的艺术也就完了。呵，我的朋友！为什么难得有天才的激流迸发出来，难得波涛汹涌，高潮迭起，吓坏了你们惊讶的灵魂呢？——亲爱的朋友啊，因为两岸居住着遇事冷静的绅士们，他们懂得防患于未然，早就筑起了堤坝，挖好了排水沟，不然的话，潮水一到，他们的花园小楼、郁金



5月27日

我意识到，我兴奋得神魂颠倒了，一味地设譬喻，发议论，竟忘了给你讲完那两个孩子后来的事情。我完全沉浸在绘画时的感受里——昨日的信已经支离破碎地向你谈了这种感受——，我在那个犁头上一坐就是两个小时。向晚时分，一个年轻妇人朝这两个始终没有挪过地方的孩子走来，她臂上挎着篮子，老远就嚷道：“菲利普斯，你真是好样儿的。”——她祝福我，我道了谢，站起身来，走上前去问她是不是孩子们的母亲。她说是，一边递给那个大孩子半个白面包，抱起那小的，吻他，倾注了全部的母爱。——“我让菲利普斯抱着这小家伙，”她说，“自己带着老大进城去买白面包、白糖和熬麦糊的陶罐。”——我在已经掀去盖子的篮子里看到了这些物品。——“我要给汉斯（这是最小的那个孩子的名字）做点汤当晚餐；那大小子，那个淘气鬼，昨天跟菲利普斯争剩下的麦糊吃，把陶罐给打碎了。”——我问她的大儿子在哪里，她说在草场追鹅。她话音未落，那老大跳跳蹦蹦地跑来了，递给老二一根榛条鞭子。我继续同这位妇人聊天，得知她是小学教师的女儿，她的丈夫到瑞士领取一位堂兄弟的遗产去了。——“他们想骗他，”她说，“他去过信，他们置之不理；他只好动身前去。一点消息也没有，但愿他别遇上倒霉事。”——从这个妇女身边走开，我觉得很困难，我给孩子们每人一枚十字币<sup>①</sup>，给老三的那枚我交给了她，请她下次进城时给小家伙买个白面包就汤吃。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① 当时南德和奥地利通行的低值铸币，上面铸有十字架。